

百年回忆容子自传（九）4

我们只选出18篇，大部分是小学六年级同学的作品发表。

我们《星火》同仁，工作全是义务性质，连车马费都得自己掏腰包。像当年笔者和主编玉冰兄两人到耶加达联系文友和接洽书店推销，费用也是自己出的。耶城之行准确日期已不记得，只记得拜六那天玉冰兄和我一早从泗水市坐火车，因为我们到耶城只打算住两天，无论事情办得有没有头绪都得回来，所以随身所带除几件衣服，更多是一叠《星火月刊》。

（四） 耶城之行惹单恋 而今伊人已远迁

上段说我和玉冰兄一同到耶城，动身确实时间已忘，应是“星火月刊”出版半年之后。在火车上，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，玉冰兄话也不多，不过谈话总是有的。由此我知道了一些有关他的身世，他的父亲和母亲结婚后，生下他才出洋的。父亲在泗水开创中药店之前，一年半载还经常回家乡，有了中药店，特别娶了继母，生下2男1女，就没有回过家乡。直到玉冰兄在梅县读完中学，不知是因母亲已不在，或海外的中药店人手不够才来到印尼（这点玉冰兄没有讲）。总之他来到印尼就帮忙父亲打理店务，中药店在唐人商业区，店里还配制药酒出售，生意不错，可惜父亲年老吸上鸦片，家庭开销大，店务逐渐走下坡。玉冰兄不但熟悉古典古人故事，他替“简报”写的卷头语，很有条理很好读，文艺方面，爱写寓言，描写动物，人情冷暖，幽默风趣，意味深长。

火车行驶了一个晚上，上午8点终于抵达耶城。我们不敢乱花钱，住进一间廉价旅馆。洗澡房水少，查问之下才知道这一带闹水荒，一早供水，超过7点水喉头就断水了。我们马马虎虎洗了个脸，换件清洁衣服，10点多填饱肚子后就按址找黄裕荣兄去。裕荣兄知道我们要来特别高兴，怕我们找不到他，还在复信中详细地把家里的地址画

来。

尽管事情隔了很久，现在想起来也能想起一个轮廓，一个“差不多”的印象。我们踏进裕荣兄的家，就是一个露天客厅，放着一张会客用餐两用的圆桌。我们进到卧室，灯光不很亮，床上卧着身体畸形一个病人。乍见之下，比想象中的瘫痪者更叫人难受。他就是从小患脊骨结核病，在手术治疗过程中，因医生疏忽发生事故导致瘫痪，双腿残废，从此羁绊于病榻的黄裕荣。另外，他还患有严重的气喘病和肾病等。试想，一个全身瘫痪，只有双手和一个头颅能动，竟能比正常人的思维更活跃，写出那么多优秀的作品，能不令人震惊吗？而且还关心着别人，给文友的作品提供意见；还能针灸，替别人医病，难道是精专于药理，普救众生被封“药王”铁拐李下凡？

我注视着裕荣兄，也偷看了他的妹子裕珠，长得格外青春。

裕珠说：“荣哥听到你们今天要来特别高兴，早净了身体等候着。”

这是裕珠的声音吗？银铃般让我猛地卜卜心跳。在这不太明亮的房间里，我又偷看了她一眼，心跳加速，我满脸羞涩，怎么会这样，连我自己也不明白，幸亏谁也没有察觉，慢慢地才心安下来。心安得下来吗？我的心从此刻起，心乱如麻，心不在焉。我装着仔细听玉冰兄和裕荣兄在谈话，他俩谈的客家话，我半懂不懂。裕珠走出卧室，她到哪里呢？好像她有一条线在牵动着，我看不到她，仿佛又知道她到了哪里，多奇妙的少年情怀。

当裕荣兄知道我们住的旅馆在闹水荒，即吩咐妹子带我们去换旅馆，换的旅馆距裕荣兄家不远，也是廉价的，却清洁得多。我们也走访不皱文友，可惜他不在家，这位写稿人，爱写诗歌，很有水平。有次我们的排字仁兄，把他的笔名“不皱”，排成“不当皮”，闹了笑话。裕珠说这附近有一间书店，也托卖“星火月刊”，我们走去看看。烈日当空，裕珠用手帕擦过汗，转过头向我微微一

笑。似表示一路上受冷落了很不好意思。

“回眸一笑百媚生”，裕珠这么一转头，这么微微一笑，又让我心中的小鹿蹦跳起来，我赶快把目光移向别处。怎么可能呢？她对我有好感吗？她知道我对她的文章一读再读吗？她知道我看她那第一眼就有着莫名的感觉吗？她还知道刚才她微微一笑有多美吗？现在正在她的背后，她的上衣已湿了一大片，她还是学生装束，白色衫衣，黄色裙子，短发，脸孔不是瓜子型那一类，似初出道影星白杨，又似“长城”当家影星陈思思，我摇摇头希望都不像，那些是遥不可及的天上星星，她是裕荣兄的妹子，她是青年学生，她能朝我微微一笑，我已感觉所有的美都集中在她身上了。我还注意她的步伐，她每走一步，像有旋律，虽然那年代的女学生裙子长度过膝，但仍掩盖不住女性的美，掩盖不住年轻的步子的轻巧和奔放……

从书店出来已近午后1点了，玉冰兄邀裕珠一同吃饭。裕珠说中餐大家在她家里吃。她还加上一句“这是荣哥吩咐的。”我们坚持“这样不行！”

裕珠说：“不行也得行，荣哥说，清茶淡饭，饭桌上还有些事要谈。”

玉冰兄把我当挡箭牌：“不是我不要，是他不肯。”

“哈哈，比我还姑娘，你看《星火月刊》的编辑脸红了。”裕珠笑得畅快，像劲风吹动花枝，全身抖动，好美，好美啊。

“你们要听我的话，跟着我回去，不然我会被荣哥骂的。”于是，两个男的跟着一个女的走，在路上，有欢声，有笑语，有腼腆，有纵情……

我们跟着裕珠回家，走进裕荣兄卧室，他劈头先问“书店去了没有？《星火》销去几本？”当他听到妹子说“10本才卖出两本”。裕荣兄“哦”了一声，声音很微，似乎听不到，却给了我一阵震撼，震撼来自一个“残疾者”的关怀，我能不由衷的感动和激动吗？中餐是两道菜，裕荣兄用客

家话：“自己人，不用客气。”这简朴的一顿饭，竟然给我留下超半个世纪难忘记忆。

两天之后，我和玉冰兄满载文友情回到泗水。玉冰兄是个聪明人，老早就看出我的心思。在一次工作会议上，发行部谈了发行情况，管财政的谈了收支情况，编辑部由玉冰兄谈耶城之行，收获不少，销售差主要是质量差，有的文友还提议，应多联络资深教师写稿，他们的稿会有质量，会有针对性。他还把裕荣兄妹的情况较详细地讲述一遍，大家都对他们兄妹的热情深受感动，也为裕荣兄的体肢受残不胜惋惜，更为他的坚强斗志表示不可思议和钦佩。

之后，玉冰兄加上一句“还有一个意料不到的收获……”这话一说出，大家都哄笑起来。

一个说“这是大好事，娶过来增加编辑部一个生力军。”

一个说“月下老人也太偏心，应该派我到耶城。”

一个说“有情才能千里一线牵，派你去有用吗？”

最后女同事（也是玉冰兄的爱人）杨群英说“由我去说媒最适合。”又一阵哄笑，大家举手赞成……

一夜无眠，我知道大家的哄笑，都出于对我的关怀，连大我5岁的主编玉冰兄还只在恋爱中，我有什么条件去爱一个女孩子呢？我更知道，对方是一只海燕——能够穿云高飞的海燕！我配吗？

编辑部的傅国民，比我小两岁，低声问我“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换作我先写信试探……”这一句又把我的心事搅乱了。忽然有一种“不妨一试”的冲动。情书从未写过，该怎样写，费尽心思，连开头怎样写都无从下笔。只得悄悄到图书馆借来名人写的情书，作为参考。

A 这是梁实秋写给韩菁清的情书（两人远隔重洋时，仍每天书信不断。在前后近四个月的时间里，梁实秋共写了120多封情书）：

我的爱，我是恢复了青春，这都是你的

力量。新衣、新领带只是装饰了我的外表，强烈的爱（你所谓“迟来的爱”）燃起了我心底的火，而且这圣火一经点燃是永不熄灭的……

你的人梁实秋

B 这是徐志摩给陆小曼的情书（徐志摩向陆小曼求爱时，一个是有妇之夫、一个则初为人妻，但从他们互通的情书来看，他们相爱的热烈火爆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，徐志摩的情书《爱眉小札》出版后，连许多自认为是开放新潮的人读了都觉得有点脸红，不好意思。徐志摩给陆小曼写这封情书时，他们的爱情还处于一种“地下”状态，第二年10月3日，这对被称为“才子佳人”的浪漫情侣终于如愿以偿结为夫妻）：

龙龙：我的肝肠寸寸的断了。今晚再不好好的给你一封信，再不把我的心给你看，我就不配爱你，就不配受你的爱。我的小龙呀，这实在是太难受了。我现在不愿别的只愿我伴着你一同吃苦。——你方才心头一阵阵的绞痛，我在旁边只是咬紧牙关闭着眼替你熬着。龙呀，让你血液里的讨命鬼来找着我吧，叫我眼看你这样生生的受罪，我什么意念都变了灰了！

C 这是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一封情书：我先以为我是个受得了寂寞的人，现在方明白我们自从在一起后，我就变成一个不能够同你离开的人。我的人，倘若这时节我在你身边，你会明白我如何爱你！想起你种种好处，我自己便软弱了。三三，想起我们那么好，我真得轻轻叹息，我幸福得很，有了你，我什么都不缺少了。”

读了这些名家情书，即便只录取一段，也是趣味浓厚，或热情如火，或死缠烂打，或妙语如珠……

他们皆是神来之笔，我能吗？我可以吗？七仙过海，因为他们是“仙”才过得了海，要是我也学样，肯定会栽到海里。想一想，“不妨一试”？不敢，还是把美好的感情珍藏吧！